



作者简介:

温青,息县人,现役军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信阳市诗歌学会副会长、信阳市散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信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指头中的灵魂》《天生雪》《水色》《天堂云》等,获首届河南诗人年度创作奖,首届何景明文学奖,第三届河南省五四文艺奖金奖,第三届河南省政府文艺创作优秀成果奖,第二、三届河南省文学奖,第十二届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等,作品多次被《中国年度诗歌》《中国年度最佳诗歌》等选载,曾参加青海玉树抗震救灾,河南省文学院首届作家班、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届高研班学员。

去玉树

火烧云点燃了雪
夕阳如破
照见喀喇昆仑,光光的脊梁
开始发烫

鹰鹭下落
在雪山之巅,翅膀利过刀刃
割开昼夜
让暴风雪
温暖连绵的山脉

神明赶路季节
朝向衣衫单薄的玉树高原
天空狭隘
只有秃鹰的勾转的喙
可以搭载
滑落的雪花

天葬

生灵不死
只是不断上升
最后借着鹰鹭的翅膀
打开天堂的门

喀喇昆仑用一世覆盖地狱
托起苍鹰翱翔
它没有路
它的生命是给人永生
接转每个灵魂
离地狱更远

一切归于天空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梯上
都蹲守着神明
用翅膀指向天堂

红景天

我一直希望
鹰有暗藏的粮食
它从不吃根茎丰裕的红景天
无论喀喇昆仑多么贫瘠
它不患高原病
只觉得世界太低

我晕眩中盯紧它
翅膀带动的光
划动三江源的旋流
它不会流血
不需要红景天的滋养

这是高贵的生命
高到所有生命都不能抵达
包括红景天仰望的白云

哈达

白云一样的桥
从大地到天堂
哈达,围绕顶天立地的颈椎
安抚我们的胸膛

雪山的倒影
那么温暖
一条漫漫长路的抵达
如同鹰鹭飘过九万里的翅膀
让所有匍匐的朝觐者
在尘埃里打开自己

他们心里盘旋的鹰
从来不做梦
每一个夜晚
都云一样洁白而安详

经幡

鹰鹭的翅膀和神明的耳语
一起飘落人间
那些有生命的布
反复抚摩尘埃的经文
在每一块提升生命的高地旗帜招展

它们接近鹰的头颅
指引更高的云朵
在猎猎寒风中扬起写满沧桑的脸
每一个字符
楔入一个故事
关闭一座深渊

喀喇昆仑的万年寒冰
冷不了一叶雪莲
在天堂翱翔的生灵
无需盛开自己的花
高原的魂魄
近在内心,远在天边

玛尼石

鹰坠落的地方
石头会吐出经文
有筋骨和血性
有人的光亮
可以照见佛主

那些闭合的翅膀
如此坚硬
抱定了无需张开的信仰
在万古不灭的轮回里
记住揭语
记住新生的死亡

亿万块附有灵魂的玛尼石
都是来自云端不死的回望

格桑花儿开了

鹰低下了头
格桑花为它写出了大地的秘密
如同喀喇昆仑的背阴处
万年积雪
封存无数箭簇一样的足印

踏云而来的海市蜃楼
在高原腹地筑就鹰鹭的情爱
藏羚羊奔波的路途
是无边无际的花海
它们每一瓣蹄迹
都面向天空打开

那巡行的神明
乘坐所有的鹰翅
降临格桑花的每一枚嫩叶
成为大高原
最为耐心的等待

喀喇昆仑的鹰(组诗)

只有空旷可以装下自己

喀喇昆仑
只有无边的空旷才可以装下
你头顶的鹰鹭

我是你怀中的一粒尘埃
在茫茫雪海
一直不能凝结
任凭鹰鹭的翅膀再次打碎

被包裹的一刻
就是坠落
在鹰鹭的利爪之下
喊出你
喊出皈依的一切

走遍山谷的鹅卵石

这是鹰鹭下的蛋
在斜阳下浮现乳白色的光晕
它们拥挤着大海的梦
被暴风雪灌满九万年的沧桑
饱满,坚硬
与冰雪和睦相处

它孕育着神灵
在一生一世的流浪中
随时驻足
吸收冰雪不能排遣的孤独
承受鹰鹭的疲惫
倾听风暴拍打骨头的破碎
以无所不在的静默
回味来路的流水

当时光圆满的时候
喀喇昆仑
你鹅卵石一样的爱人
坐上鹰鹭的翅膀
不再返回

一股风关进转经筒

这是鹰鹭的密语
在包容一切的转经筒里
反复转动
它在验证所有的悲悯
都无需出路

就像雪花不能飞出天空
就像喀喇昆仑不能抵达天庭
那些内心的眺望
无不皈依古朴的转经筒
目光所及的世界
经文凸凹有致
指向一个人内心的神明

把一个世界装进经筒
生与死所经历的一切不同
都相互抵消
化为鹰翼
飞入喀喇昆仑的睡梦

海拔五千米

高过了五千米
越过喀喇昆仑山口
一个人顶天立地
惊动了一只鹰
它守卫在雪线一侧
用翅膀提醒死神
随时收留一个惊恐的生灵

一个人这么高了
要向上天诉说些什么
只有鹰鹭可以听到
它能够带走一些人的消息
这世界太低
在肉体的重压下
越来越多的人们无法高过自己

只有在喀喇昆仑山脉
有鹰鹭的家园
在轻灵的白云深处
解救过罪孽深重的雷电
浸润过它焦灼残破的躯体
俯瞰五千米高原
发现内心里的潺潺流水

一片秃鹰的羽毛

你躲入雪花
以相同的姿势
对大地毫不畏惧
只想落到
最低处

你离开天空
选择了泥土
每一片羽翎
都隐藏着飞翔过的幸福
大地如此轻盈
喀喇昆仑
所有的秃鹰都有自己的天路
却从来没有飞鸟

那么多梦想留下了
一个世界
和一只秃鹰,唇齿相依

大风口

峡谷,费力张开
吹暗一个夜晚
要把所有的星星咽下去
只留下月亮
照耀一双白银的翅膀

这是喀喇昆仑
站立在大风中
扶起所有夜晚出行的事物
鹰鹭和蚂蚁
暴风雪和草

它们以一种方式相亲相爱
除了飞翔
就是拥抱成冰凌

夜色打开翅膀

白雪一样轻灵的月亮
在远天弯下腰
这是喀喇昆仑的配饰
叮叮当当
把风声都小心翼翼地暴露出来
翅膀,开始透明
让一个夜晚的飞翔全部入梦

旷野无边
鹰鹭拉长的翼影如同利剑
在每一位朝觐者的帐篷上
刻下一生的纹路
柔韧、纤细、悠长
都赶往风雪回家的方向

跟着磕长头的女人

一个六七岁的女孩子
跟着一个磕长头的妈妈
一路上要多磕多少个长头
身体比妈妈短了一截
路就长了好多

我下意识地跟着她们
多希望自己也能像她们一样
可以无视泥泞
和满地的乱石、垃圾
把自己迷惘的灵魂
与大地贴近
再贴近

昆仑玉鹰雕

风暴定格
打断玉的温暖
这是透彻的力量
攀援之后,冰雪交加
盘旋在心头

昆仑玉鹰
冰川孕育的神灵
有一颗洁白无暇的心脏
一跳动
喀喇昆仑便打开了冰帽
白发苍苍地发出呐喊
在青藏高原发足狂奔

鹰阵

在白云之上
鹰鹭结阵
离大地三千尺,俯瞰万物
煽动天堂起风

它们的羽毛
划过云彩,鼓起风帆
轻盈地呼吸
疾驰而去的大雪山
闭口不语

2014年3月25日完稿于南湾湖畔